



「山西佛教彩塑回顧展」南蓮園池舉行

坐落於九龍鑽石山的南蓮園池，十月一日將迎來全新展覽。「山西佛教彩塑回顧展」將在香港軒展廳開幕，展出大量高品質攝影作品，全部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志蓮淨苑為弘揚祖國佛教雕塑藝術



遺產，從山西全境眾多古代寺院選擇最優者拍攝而成。

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多年，曾有莊嚴雄偉的古寺名剎遍及各地，精美絕倫的佛像不計其數。然而在天災人禍的摧殘和漫長歲月的侵蝕下，如今它們已遺存寥寥，大多毀失難尋。而位於中國腹地的山西省，是全國保留古代佛寺和彩塑佛像最多的省份。作為宗教雕塑藝術，山西佛教彩塑之精湛堪稱無與倫比。它們是千百年前中華民族多少無名前輩創造的文化瑰寶，是歷史留給子孫後代的無價寶藏。相信今次展出的作品會令人感受到中國傳統藝術的強大生命力，令前往觀展的市民覺得不虛此行。

來源：點新聞

展覽信息

展期：十月一日起
時間：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
地點：九龍鑽石山鳳德道六十號南蓮園池香海軒



世界和平



如是我見
周軒諾

不經不覺，九一一恐襲已經發生二十年了。二十年前，相信很多人皆被那場驚世駭俗的恐怖襲擊嚇到目瞪口呆、魂飛魄散。被劫持的波音767客機撞向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的畫面在這二十年來播放過無數次，可謂已揮之不去，植入人類的腦海內。

猶記得九月十一日翌日清早，在學校裏，一大堆人圍在一起，全神貫注地盯着飯堂那幾部電視機。由於太難以置信，我們班有幾個同學甚至懷疑電視播的那些恐怖片段是虛假的、被人惡搞的、被移花接木的，因為實在太震撼太瘋狂了。我們這群八十後未經歷過戰亂，從電視上看見打仗的真實畫面（不是戰爭片或紀錄片），便是一九八二年的福克蘭群島戰爭及一九九〇年的波斯灣戰爭，但那時我們畢竟太小了，也太遙遠了，難以感覺到可怕。直至九一一，當世界中心雙子塔被波音767客機撞至倒塌，人群大哭大叫、天空被煙霧掩蓋、紐約一片狼藉，身在太平洋彼方的我，看着重複又重複播放的撞擊、爆炸、崩塌，呆若木雞，覺得太不可思議了，心裏面想：這就是戰爭了吧，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要爆發了？

九一一如同一記當頭棒喝，須知道，美國自從一七七六年立國以來縱使參與過多場戰爭，幾乎每次都是派軍隊赴境外作戰、耀武揚

威，甚少被外國入侵破壞（除了一九四一年的珍珠港事件），九一一卻打破了這個局面，「世界警察」自己地頭也有被攻擊的可能。另外，原來

戰爭不一定是發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，某個組織、某個集團，甚至某個人，都具備能力向一個國家進行侵略、進攻。還有九一一之前，誰也成為無差別襲擊的犧牲品？

我經常在想：九一一給人類警的警示，不是要想方設法杜絕這些恐怖活動重現嗎？怎麼新聞還不時報道有人質被恐怖分子殺害，有飛行員被火活活燒死，有旅遊勝地被自殺式炸彈摧殘的消息？恐襲、報仇，冤冤相報，沒完沒了。最慘是被綁架和被殺害的人絕大部分是無辜的。月前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機場發生炸彈爆炸後，瞬間又變成一個「地獄」。

時至今日，世界和平彷彿淪為口號，很多人每年的新年願望都是祈求世界和平，但看來這真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「願望」。局部地區的和平是存在的，但要達到整個世界都太平，機會或許很渺茫。Beyond樂隊《光輝歲月》的歌詞提到：「可否不分膚色的界限／願這土地裏／不分你我高低」，此無疑是一個美好的祝願。

週末、假日，正是啃大部頭厚重名著之時。

比如《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》（羅馬帝國衰亡史），Routledge一九九七年版，四千一百頁，足以壓垮一個小摺疊桌。《紐約時報》前專欄作家Russell Baker曾說這部巨著是soul crusher，「使人意奪神駭，心折骨驚」。

當然不是因為有強迫症，遇山登山，逢水渡河，見書就讀。山水無窮，厚書無盡，以有涯隨無涯，無異飛蛾撲火。

又大又厚的書有很多種。教科書之類需要正襟危坐、執筆圈點的書，到非讀不可的時候再去臨時抱起也不遲。戲說歷史書、自我提升書、時間管理書，大多是書籍中的薯條和漢堡包。人的胃納有限，每餐若以垃圾食品填塞，不值。《尤利西斯》、《追憶似水年華》之類，雖是公認名著，實在敬而遠之。選一本自己真正感興趣、又經歷過一定時間考驗的厚書，義無反顧，投入大塊的時間和精力，有意在這個心不在焉、匆忙膚淺的時代，凝神聚力，從零星的書頁中匯合點滴信息，分析細節，梳理關係，追蹤邏輯，構建全景，欣賞作者的構思和文辭，挑戰並鍛煉自己的專注力、定力和毅力，是一種非常舒服卻又近乎自虐的

腦力馬拉松。

厚重的名著，不是薄軟甜膩的輕小說，不是無心呢喃、東拼西湊的網文，也不是一笑了之、過目即忘的綜藝節目或肥皂劇，所以閱讀體驗也像跑馬拉松。比如說，Ron Chernow是位嚴肅史家，卻並非一流的作家，不像David McCullough和Jill Lepore那樣會講故事。他二〇〇四年出版的漢密爾頓傳，八百多頁的一大坨，小字密密麻麻，蒐羅鉤沉，巨細靡遺，可惜質木無文，令人邊讀邊祈禱漢密爾頓快點死掉。同樣，當《約翰·克利斯多夫》的主人公既用力又擰巴地活了一千二百多頁之後壽終正寢，讀者們大概也都鬆了一口氣。跑這種腦力馬拉松，需要時刻自我激勵：作者寫都寫出來了，早年的作者和譯者還是一字一句寫在或刻在紙草、蠟版、竹簡上的，我難道還讀不完？於是抑制住思緒過飛，將浮躁推到一邊用在身後，穩住呼吸頻率，使腦電波如激光一般凝聚於一點，堅持，再堅持，直到終卷。

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羅馬帝國不是一天就完犢子的，《羅馬帝國衰亡史》這類大書，當然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讀完。Woody Allen曾開玩笑說，他學習了速讀術，《戰爭與和平》二十分鐘就翻完了，「就記得說的是

豪情萬里，像那飛鷹過山川



二十一世紀
西行漫記
馮煒光

中秋節翌日，筆者在清早信步去了理塘的白塔公園，看藏族同胞們在敬拜。在朝霞的映照下，白塔更見奪目。只要晨早八時來這裏，便可以見到藏族同胞的真實生活。由理塘經三一八國道進西藏，有兩個在路旁的景點，無量河濕地和姐妹湖。無量河濕地離理塘縣城才四十二公里，無量河的名稱已令人無限遐想，再由筆者的無人機在空中瀏覽，更是風光無限。由無量河再開五十公里便到姐妹湖。姐妹湖在山腳下，筆者的車在山頭拐了一個彎後，眼前一亮，驚為「天人」。由於「措普溝」在公路旁邊設了極多廣告牌，故筆者在朋友圈誤把「姐妹湖」視為「措普溝」，真的是「唐突佳人」，幸得熟悉情況的拉薩朋友指正。

之後過了巴塘縣城，很快便見到金沙江在車的右邊湍流而過，頓時想起毛澤東的「金沙水拍雲崖暖」，更感悟紅軍長征的堅毅！西藏和四川以金沙江為界，故筆者過了一條很窄的金沙江橋之後，便終於踏入西藏。這是筆者自唸大學以來，第六次入藏，卻是第一次自駕入藏，甚感興奮。

在進藏後便在海拔三千多米的河谷中蜿蜒前行，導航說的最多是：「前面是落石多發區域，請小心駕駛。」山坡確實有不少石頭滑落到路邊，令筆者自駕時，提心吊膽。伊寧的吳先生多番提醒要注意落石，筆者幸吉人天相。途中見到至少兩批武警在處理落石，他們都穿着軍裝，外加「武警交通」的外套，筆者沒有拍他們，但把他們停在路邊的剗泥車拍了下來。武警們在烈日和石頭隨時滑落的情況下維修國道，令我們可以順暢地使用，筆者在此向他們致敬。

在山谷中開了約一個多小時，之後又是翻山，便到了海拔三千八百五十米的芒康。筆者在住店時間服務員這裏有沒有景區可去，回答說：「這裏只是三一八國道經停的

縣城，沒有景區。」筆者本擬在進房間梳洗後，便立即寫遊記，但可能是這段時間由新疆到四川，白天趕路，早上和晚上趕稿件和拍視頻，久不發作的眼睛乾澀老毛病又出來了。眼睛實在痛得不行，只能先擱下筆去買眼藥水。導航說步行八分鐘可到，筆者便在這高原縣城躊躇，怎知藥店關門了，後來才知道原來在芒康買藥可以到診所，而診所是到了晚上十點還在開門的。

筆者又步行到了導航所說的第二個藥店，又關門了，便信步回酒店，怎知在街角竟然見到一間裝修不錯的烘焙店。進去和店員聊天，後來才知道原來店員便是老闆娘，她姓方，四川西昌人，她和老公跑到西藏創業，老公坐陣昌都總店，她在四百多公里外的芒康看店，她的弟弟在左貢縣（也在三一八國道上）看店。她家有兩個小孩，一個十歲，一個才十二個月，她把小孩給老人帶，便來西藏打拚。她的店才開了不到一個月，這餅店是「前店後廠」，方女士說其中一位來自西昌的麵包師傅在東莞、阿里都工作過，而阿里的生意很不錯。筆者一聽，驚異為何這邊區小城會有不錯的麵包生意。方女士告訴筆者，藏族同胞很注重儀式感，老師過教師節，每家學校都會收到教育局送的數個蛋糕，小孩過生日也一定要有。她還即場問她的藏族員工，小孩每年可以拿幾套免費校服，員工說：「四套。」方女士說這裏的藏族孩子上學，不用付學費，國家還會按小孩數量分發糧油物資，她笑說：「若藏民家裏小孩多，分發物資時要開台車去拿呢。」聊天期間確實不斷有藏族同胞光顧她的店，還見到一位八歲的女孩在媽媽陪同下，穿着校服過來；據說她天天來，挑不同的麵包或蛋糕吃。順帶一提，方女士的店還是朝九至晚十一呢，其拚勁，令人動容。

筆者買了一些這間烘焙店自家產品，作為到拉薩時給朋友的手信，又在方女士指點下買到眼藥水，她還告訴我旁邊的水餃店好吃。離開時，一位穿着制服的麵包師還在門口用廣東話對筆者說：「多謝嘞！」這位師

傅原來曾在東莞、阿里工作過的，故懂一點廣東話。師傅姓王，對我買了他的產品作手信，甚感高興。

到了旁邊的餃子店，原來還在裝修，但老闆一見有客，立馬熱情接待。這家名叫「北方餃子」的店，其老闆是姓楊的湖北十堰人。楊先生數年前來這裏開夜宵店，還以改良過的廣東河粉作招牌，他很自豪地說：「之後芒康很多店都學我的廣東河粉」，故餃子店招牌上還有「河粉」兩字。他說夜宵店是傍着湖北朋友開的KTV店而開，客源穩定，但要熬通宵。故他改為開餃子店，還把在十堰做餃子多年的朋友請來西藏，一起打拚，招牌上的「才哥」便是他朋友的名字。聊天時又來了一批客人，原來是湖北荆門的，經朋友推介而來；他鄉遇故知，楊先生即場炒了一大盤廣東河粉。筆者觀看他炒粉的手勢，確實有功底。至於才哥的餃子，也令筆者大快朵頤。

麵包店的方女士和王師傅來自一千公里外的四川西昌，餃子店的楊先生和才哥來自一千七百公里外的湖北十堰，他們都來以路途遙遠為苦，而且信心滿滿地一擲數十萬人民幣在西藏芒康開店，明顯是看中這裏的機會和三一八國道的客流量。這些故事告訴我們，內地同胞鬥志高昂，生活充實，正為實現自己的夢而打拚，他們才是真正的「豪情萬里，像那飛鷹過山川」。芒康沒有著名的自然風光，但同胞們在這片土地上逐夢，其豪邁之情，令筆者印象深刻，令人動容。

（西藏篇二）



▲三一八國道旁的姐妹湖。 作者供圖

小口啃大書



燈下集
吳捷

頓河》分別讀了三遍，「當時只要書有厚度就歡天喜地。」他說那時尚無錄像帶，又買不起太多唱片，體育活動不如當今興盛，比較容易產生讀書的心情，而且當時「不把某種書籍看到一定數量，容易被周圍人瞧不起。」

到了八十年代，「讀書以外的活動豐富多彩。」他自己的閱讀量已減少到少年時的五分之一。在如今這個後智能手機時代，娛樂種類更是應有盡有，且近在手邊，隨時隨地把你的注意力扯遠。我們這一代人被各種聲光電轟炸得神思恍惚，讀書成績比不過前代，良有以也。

如果真的要讀書，又讀不進去，怎麼辦？明代袁宏道說自己「性不耐靜」，坐不住，成天想着遊山玩水，歸來又後悔，自責頑鈍。「乃以一婢自監。讀書稍倦，令得呵責，或提其耳、或敲其頭、或擦其鼻，須快醒乃止。婢不如命者，罰治之。習久，漸慣苦讀。」

如今，僱人來揪耳朵、敲腦殼，下手還不能太狠，有些奢侈。我們何妨像螞蟻啃骨頭一樣，捧起厚書，決然啃之，如朱熹所說：「書只貴讀……讀來讀去，少間曉不得底，自然曉得；已曉得者，越有滋味。若是讀不熟，都沒這般滋味。」這位理學大師好像並不很講道理：拿起一本書，讀來讀去，讀就是了！